

官板
東華錄

西曆製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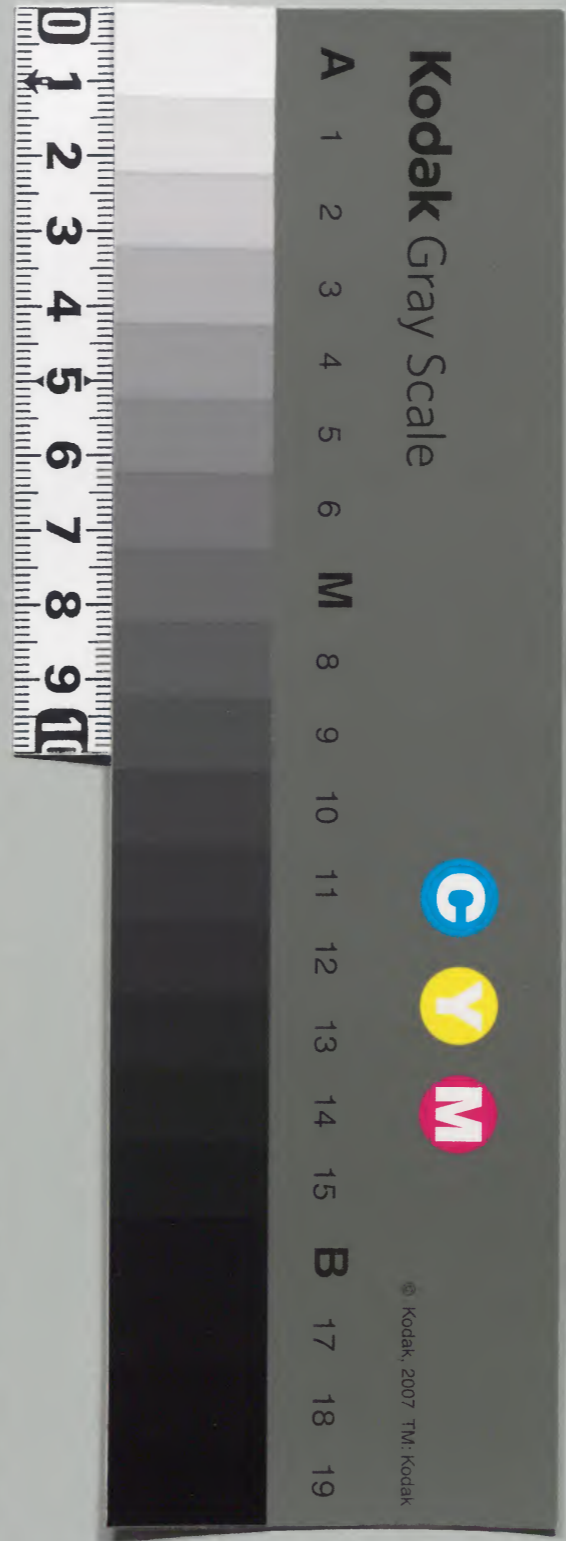
九

漢書門	
三九七	號
一四九	函
一六	冊

內閣文庫	
三九七	號
一六	冊
一六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97
冊數	16 (9)
函號	286 91

古板見本





東華錄卷之九

湘源 蔣良琪子之父

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優陞原任檢討魏既濟為山東布政使。御史陸祖修言。總河靳輔。身雖在外。與九卿呼應甚靈。會議之時。尚書佛倫。科爾坤等。不顧公議。左袒河臣。竊思河工屯田二事。于成龍猶說俟到京面奏。明確加之乾斷。後之宗人省議。給事中高層雲疏。叅大學士王熙。向康親王傑書等跪語。王俱坐受。旨朕召大臣議事。每賜坐熟語。嗣後不必向諸

王行詭。靳輔疏參。慕天顏等。朋謀陷害。阻撓河務。上諭大學士曰。近來議論靳輔者甚多。靳輔為總河有年。挑河築隄。漕運並未遲誤。謂之毫無効力。不可。但屯田下河之事。雖百喙亦難逃罪。即欲置之重典。亦須留七八年。俟繼用之人河工告成。始可議罪。且朕曾閱河防一覽。於治河洞悉。凡事皆慮永久。此著九卿一并察議。三月。孫在豐言。臣與佛倫等會勘河工時。原議海口應行逃濬。擬有疏稿。後竟不以聞。雖佛倫主稿。寔靳輔陰謀也。其幕友陳璜贖貨無

籍。法所不宥者。一并察議。上御門。詔諸臣議河工事宜。靳輔曰。臣專管上河。再四籌度。惟有高家堰外。再築重隄。水不歸下河。庶有裨於七州縣。至濬下河。恐海水倒灌。上曰。海水倒灌。無有是理。郭琇奏。靳輔派民之事甚多。在在騷動。况屯田明係奪民產業。江南田畝。原有二畝。算一畝者。曰地窪下。坍長不常。若計畝重課。寔為累民。上曰。屯田害民。百口亦不能辦。開海口乃必應行之事。爾等但論下河當挑與否。及重隄之築與不築耳。靳輔奏。重隄將水截住。盡出清口。

不令水歸下河。則七州縣被水之田可出。重陽築是。于成龍奏開海口事。奉特旨行。令築重陽。停海口。繼上流之水不來。而天長六合等處之水。洩歸何處。臣意應濬海口。上顧大學士曰。朕留心河道。深悉情形。九卿畏懼。靳輔不肯定議。明日御門。再召諸臣。尚書李天馥奏。靳輔于成龍各堅執前說。臣等公同商酌。下河當開。重陽宜停。上問靳輔。海口何年淤塞。輔奏。土人云。明隆慶年淤塞。至今海潮來一次。即增一葉厚之沙。故漸塞。上曰。此言甚屬虛妄。潮退其流甚疾。

尚何沙之存積。據爾言海水倒入。將來海口一開。便有明驗。朕記爾言。又問于成龍。塞減水壩。以開海口。河堤可不衝決乎。成龍奏。不能保其不決。臣於上河。寔未明曉。焉敢妄對。上曰。崔維雅之論可行乎。成龍奏。聞人言如此。臣寔未甚曉。上顧諸臣曰。朕細閱維雅治河書。其勢必不能行。于成龍亦未洞悉河務。仍著公同詳議。尋議海口宜開。重堤宜停。各減水壩。俟海口通後酌議。緊要者留之。不緊要者塞之。允之。尋諭史部。靳輔慕天顏。不便留任。孫在豐亦不便。

脩河。速行更換。調閩浙督王新命總督河道侍郎
 聞音布督理下河。以屯田累民。敕督撫清查丈出
 之田。給還原主。其暫設屯田。同知縣丞等官悉裁汰。
 革斬輔慕天顏職。孫在豐佛倫等降調有差。六
 月。楚省督標裁兵夏色子名逢龍等。鼓譟搶劫。聚眾作
 亂。巡撫柯永昇投井死。糧儲道葉映榴罵賊自刎。賊
 竊踞武昌城。命都統瓦岱為振武將軍。率兵討之。
 諭大學士等。近來科道官無條奏者。連言乃科道專
 職。祇在不存私心耳。可傳諭。有條陳事。赴暢春園而

奏。尚書阿喇尼報。噶爾丹率兵掠厄爾德尼沿居
 民。直抵喀喇卓爾渾之北。距澤卜尊丹巴所居。僅一
 日程。澤卜尊丹巴携土謝圖汗妻子及喇嘛班第等
 夜遁。喀爾喀通國各棄廬帳。牲畜南竄。土謝圖汗不
 知存亡。命邊塞加防守。七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
 圖遣使告急云。去年噶爾丹率兵三萬來。後噶爾丹
 弟多爾濟札卜領兵來。掠右翼人畜。今噶爾丹自杭
 愛山後。至忒木爾地方。土謝圖汗子噶爾旦台吉與
 戰大敗。僅以身免。又聞丹津温卜等率兵來。取厄爾

德尼沿之地。距我地二日程。近速賜救援。湖廣提督徐治都報。六月十四。官兵擊敗夏色子賊衆二千餘人於應城縣。陣斬偽副將二守備三把總一。隨駐應城縣內。嗣於十七八日。夏色子率賊萬餘圍攻應城縣。我師內外夾擊。大敗之。賊奔德安。侍讀海三林澤卜尊丹巴處途遇厄魯特。因携噶爾丹奏疏歸。又囑海三林轉奏澤卜尊丹巴來投。或拒而不納。或擒撫之。上遣使往諭。詰問情由。令遵旨議和。喀爾喀洪俄爾戴青台吉疏報。噶爾丹來掠。達賴台吉至枯

倫身爾。上諭裕親王福全等曰。厄魯特去我汎界僅七八日程。宜預為備禦。其令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漢親王班第派所屬十旗兵一萬。盛京將軍等派兵一千。於所指之地備禦。南陽總兵史孔華報。七月初十。臣帥師進討夏逆。賊據漢陽城。我師破門直入。賊遁武昌。恢復漢陽。徐治都報。七月十五。夏色子率賊駕船至鯉魚澗。遣叅將鄭興等勦殺焚其船。餘賊來犯大營者。官兵擊走之。生擒偽總兵以下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夏色子僅以身免。又疏報。七

東華錄 卷九
月十八。武昌城偽官弁獻城投降。獻偽軍師妖僧大原首級。收繫夏賊妻子家口。二十日。黃州府偽總兵獻城降。黃岡縣生員冝畏生等。擒賊首夏色子。礮軍前。八月。設站侍郎文達等報。土謝圖汗與噶爾丹於八月初三四。相遇於鄂羅會諾爾。鏖戰三日。厄魯特夜襲善巴額爾克戴青之營。破之。喀爾喀諸台吉星散。土謝圖汗越瀚海奔至澤卜尊丹巴。九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報。噶爾丹分兵三路。沿途劫掠。約會於我邊。哨愛必汗喀喇鄂博之地。上以邊塞

不可不防。派京師八旗護軍等兵。及宣化大同精兵各一千。往歸化城駐備。尋令暫停候旨。先是喀爾喀戴青台吉等二十八人。各率所屬入邊請降。旨准於汎界以內遊牧。至是土謝圖汗與弟西地西里巴圖爾台吉。率兩翼台吉等。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亦率弟子等。入汎界乞降。沿邊阿霸哈納諸台吉皆願從。內附許之。噶爾丹遣使進貢請安。十一月。兵部覆御史郭世隆言。山海關城守禦章京等官。嗣後失察。司泰請加嚴定分處。無庸議。上曰。偷創人

參禁絕甚易。但人參為物，治病有益耳。無甚關係。故朕於偷創之人，亦未嘗有一正法者。著加部議。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上南巡閱河。初八日丙子起行。壬午駐蹕平原縣。諭山東撫錢鈺：邇年以來，各省地丁錢糧已經節次豁免。山東地丁正賦，意欲來歲蠲除。茲因巡幸至此，特先諭該撫速行曉示。甲申辛濟南府乙酉至泰山之麓。庚寅駐蹕郟城縣蒞花鋪。辛卯閱視中河。至支河口。諭諸臣曰：朕觀此河，陘隘逼近黃河之岸，且自徐州北鎮口閘所出黃水，及微山

湖、荆山口之水，俱歸內運河，必流入中河。駱馬湖之水亦入此河。若遇潦霖，萬一黃堤潰決，中河黃河必將混而為一。因顧靳輔曰：爾當日如何籌畫開濬中河。輔曰：臣意開濬此河，可以來水入海。今若將遙堤加增脩築，以保固黃河隄岸，當不至有患。總河王新命奏曰：支河口止一閘，倘遇霪淹，必至冲壞。若不草埽，隨時啟閉。於駱馬湖口作減水堤，令泛漲之水歸入黃河，再將郟城禹王臺脩築，以禦流入駱馬之水。令歸沐河，則中河可無虞矣。丁酉御舟泊金山寺。

二月初三辛丑至蘇州丁未至杭州辛亥渡錢塘江
 壬子親撰祭文請禹陵致祭文內書御名行三跪九
 叩先是上欲親視下河至是侍郎徐廷璽于成龍閣
 視回奏水陸俱難行宿頓無所遂止乙卯自杭州回
 鑾癸亥至江寧江南民王來能獻鍊金養身秘
 書一冊上曰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三月乙
 酉御舟至天津由陸還宮諭曰朕閱視河道民人舡
 夫皆稱譽前任河督靳輔且見靳輔濬治河道隄岸
 堅固勞績昭然著復其原品七月初九日冊立皇

貴妃佟氏為皇后明日皇后崩九月以早免直隸
 被災州縣衛所本年未徵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
 左都御史郭琇為特叅近臣植黨營私招搖撞騙
 罪有可誅仰請乾斷事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
 御史王鴻緒等試約畧一二為皇上陳之高士奇出
 身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覓館為生皇上因其字學
 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不過使
 之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國政為士奇者即當竭
 力奉公以報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

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南書房者先後豈止一人。他人之聲名總未著聞。何士奇一人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為死黨。科臣何楷為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為叔姪。鴻緒胞兄王瑣齡為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內外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為之居停。哄騙而資緣。照管者餽至成于累萬。即不屬黨護者亦有常例。名曰

平安錢。蓋士奇供俸日久。勢焰日張。人皆謂之門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為撞歲。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真。是士奇等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罪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洛口地方有虎坊橋瓦屋六十餘間。價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託照拂。此外順城門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為收租。打磨場士奇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李芳開張緞號。寄頓各處。賄銀資本約至四十餘萬。又于本鄉平湖縣置

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下本百餘萬。竊思以覓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為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無非取給於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即剝民膏。是士奇等真國之蠹。而民之賊。其罪之可誅者三也。皇上聖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著完解。在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思改過自新。仍怙惡不悛。當聖駕南巡時。上諭嚴誡。餽送。定以軍法治罪。誰敢不遵。惟士奇與王鴻緒。

愍不畏死。即淮揚等處。王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饋黃金。潛遺士奇。淮揚如此。則他處又不知如何索詐矣。是士奇等之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竟不顧清議。為人作壟斷。而不以為耻。且依媚大臣。即人之所不屑為者。亦甘心為之。而不以為辱。苟圖富貴。傷名敗教。豈不玷朝廷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楷。王頊。齡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域其形。畏勢者既觀望而不敢言。趨勢者復擁戴而不

東華錄 卷九
肯言。臣若不言，負罪滋大，故不避怨嫌，仰請立賜罷黜，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旨高士奇、王鴻緒、何楷、陳元龍、王瑣齡俱著休致回籍。該部知道。十月諭直隸撫于成龍、直隸地方朕屢豁免錢糧，百姓竟無起色。今年亢旱，比往年更甚。朕在深宮，俯念民生困苦，衣食艱難，宵旰焦勞，時欲流涕。業經遣官察復，與蠲免正供。地方大小各官，遇此荒年，束手無策，於民何益。爾等受國厚恩，為民父母，寧獨不愧於心。當思良法，使貧民不填溝壑，以副朕軫念閭閻至意。

副都御史許三禮為特參。大臣紊亂國制，肇釁開端。謹據寔題參。仰期嚴勅窮究，以杜專擅之漸。以重永久之制事。竊惟聖朝律例，三品大臣子弟，不許考選科道。獨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胆恃胞弟徐元文，欽點入閣，勢素成例。遣子赴考。現在補職。臣屬堂官具疏題明。蒙皇上著乾學明白回奏。豈乾學將自己潛住招搖穢跡，欲以奉旨留京一語，蓋之。徐樹穀遠例考選指稱吏部題請閣臣奏明等語。鉗制言官。要見皇上之留徐乾學者，留於史館辦事。豈留潛地招

搖物議沸騰。閣臣之奏明者。不過奏避閱卷之嫌疑。豈有題破歷來之定例。今乾學不引咎悔過。反執吏部閣臣之請。雕琢字眼。粉飾要旨。欲坐臣以指參不宴之例。而使樹穀居御史之職。明欲肇釁開端。紊亂國制。專擅之漸。不可不防。更竒乾學律身不嚴。教子無方。穢迹昭著。有案有據。尚敢肆口妄言。好講忠孝大義。希圖簧惑聖聰。不得不列款糾參。懇乞窮究逐件刑訊。並嚴勅吏部。將題請徐樹穀與考之疏。閣臣啓奏之疏。檢發會議。以服衆心。所有賍款列于左。

一乾學於丁卯鄉試。戊辰會試。在外招搖門生親戚。有名文士。各與關節。務期中式。有蘇州府貢生何焯。往來乾學門下。深悉其弊。特做會試墨卷序文。寓言諷刺。乾學聞知。即向書舖。將序抽燬。囑托江蘓巡撫。訪拏何焯。至今未結。一乾學發本銀十萬兩。交鹽商項景。凡於揚州貿易。每月三分起利。本年七月間。著伊孫壻史姓家人李相押同景元。於八月二十四日到京算帳。共結算本利一十六萬兩。又布商陳天石新領乾學本銀十萬兩。現在大蔣家胡同開張。

當鋪其餘銀號錢泉發本放債違禁取利怨聲滿道
一乾學以門生李國亮為江蘇按察使代為科理
國亮差劉管家送銀一萬兩交乾學管家吳子彥吳
子章收遇節送銀四百兩小禮銀四十兩生日送銀
一千兩吳子彥為張汧事發逃回俱子彥胞弟子章
收伊弟元文入閣辦事國亮差劉管家送賀禮五千
兩交吳彥章收繳一乾學認光棍徐紫賢徐紫書
二人為姪通同扯緯得贓累萬紫賢紫書現造爛面
胡同花園房屋書辦之子一朝富貴胡為乎來乾學

之贓半出其手一乾學伊弟拜相之後與親家高
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_下去了徐秦檜來了徐嚴嵩乾
學似龐涓是他大長兄之謠又有_下五方宝物歸東海
萬國金朱送澹人之對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學
果能嚴絕苞苴何以如此醜語耶一乾學遣弟徐
宏基遍遊各省名抽豐獨於河南磁州彰德等處久
戀一載有徐放賭宿妓良民受苦怨聲載道一乾
學買憲臣傳感丁在京房屋一所價銀六千餘兩買
學士孫在豐在京房屋一所價銀五千五百兩買慕

天顏無錫縣田一萬頃。京城繩匠胡同半截胡同與黃街新造房屋甚多。不能枚舉。蘇州太倉崑山吳縣長州常熟吳江等州縣俱係徐府房屋田地。一乾學之子徐樹屏徐樹聲於甲子科黃綠中式。弊發黜革。行止有虧。莫此為甚。以上各款百未盡一。伏乞立賜處分云云。旨許三禮言為言官。凡有糾參自應據實指陳。前參乾學疏內不一併指出。乃於部覆議處之後復行具款列奏。明係圖免己罪。著嚴飭行。該部知道。先是許三禮疏參徐乾學奉旨令乾學回奏。

乾學言臣從前具本辭職奉皇上隆恩留京充各館總裁。並非私行潛住。臣子樹穀考選時亦係請旨准行。非敢違列。部議三禮所奏不實。應降二級調用。得旨從寬留任。故三禮復上是疏。十一月以旱災免武昌等府二十州縣四衛所。二十九年上半年地丁錢糧。荊州安陸所屬九州縣四衛所。本年未經徵收。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理藩院題烏斯尼哈白塔住持喇嘛羅卜減宜寧等稱伊師喇木占巴喇嘛復轉生於世。祈請往聚。上曰。蒙古之性深信詭言。但

聞喇嘛胡土克圖胡必爾汗不詳其偽便極誠叩頭送牲畜等物以為可獲福長生至破蕩家產不顧而奸究之徒詐謂能知前生事惑眾欺人網取財帛牲畜欺壞佛教諸蒙古篤信喇嘛久已惑溺家家供養听其言而行者甚眾應將此等詐稱胡土克圖著嚴行禁止十一月定鄂羅斯邊界立碑於格爾必齊河勒滿漢及鄂羅斯喇第納蒙古字以上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大清會典告成五月吏部以行取知縣事請旨命九卿以平昔所知舉奏尋尚書

王鵬舉清苑知縣邵嗣堯尚書李天馥舉三河知縣彭鵬靈壽知縣陸隴其徐元文舉麻城知縣趙蒼璧俱准行取六月尚書阿刑尼紀爾他布等報我師與厄魯特戰於烏爾會河失利七月噶爾丹深入烏朱穆秦地命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恭親王常寧為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扎副之出喜峰口內大臣舅舅佟國綱佟國維大臣索額圖明珠阿密達都統蘇努喇克達彰春阿席坦諾邁護軍統領苗齊納揚岱前鋒

統領班達爾沙邁圖俱參贊軍務尋停止恭親王兵命康親王傑書等率兵往會裕親王福全軍命恭親王帥師會裕親王軍令康親王軍駐歸化城上巡兵至博洛河屯回鑾八月索額圖疏言濟隆胡土克圖使人拉木拉木巴噶爾丹使人尊多伊格蘇爾至營請以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界之視來人形狀甚覺倉皇有窺探大軍意厄魯特現至烏蘭滾倚險結營祭旂誦經距我軍僅四十里裕親王等疏報聞厄魯特屯於烏闌布通八月初一日列兵徐進自

未時交戰至掌燈時大敗之斬殺甚多以昏夜地險收兵徐進上大喜焚香謝天裕親王疏報擊敗噶爾丹次日即前進剿殺餘寇見噶爾丹據險堅拒遣伊拉古克三土克圖來復請以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界之初四日濟隆率弟子七十餘人來臣等思噶爾丹戰之次日屢遣人來必多窘迫臣等即欲追勦則厄魯特據險堅拒俟其往來講解以待盛京烏喇科爾沁諸軍至齊夾擊尋大臣議大將軍王等既大敗厄魯特乃不即行勦滅明知濟隆行說以誤我軍

而故听之。豈不坐失事機。旨速追剿。且切責之。命都統希福。馳赴裕親王軍前。叅贊軍務。諭大學士等。允禔听信小人讒間之言。與裕親王不協。妄生事端。私行陳奏。必致債事。著撤回京。先是裕親王等疏言。噶爾丹迫於追襲。自什拉穆楞河截水橫渡大積山。連夜遁走。於剛阿腦爾。臣等欲追。而馬力不能前進。又恐噶爾丹去遠。因與濟隆胡土克圖約。使噶爾丹近我。而止。以禮定好。遣人偕往諭之。至是又言噶爾丹使人持書至。告曰。噶爾丹傳碩克圖跪於威

靈佛前。誓曰。若達此書。惟佛鑒之。其書云。今倘蒙皇上惠好。自此不敢犯喀爾喀。臣等許其歸好。尋王大。臣議。噶爾丹乃極狡詐之人。屢遣以立誓為詞。今又劫掠克西克騰之三佐領矣。但臣等親任軍中事。皆目擊。應准所奏。命噶爾丹堅誓而釋之。臣等仍駐彼。探噶爾丹遠去。宴音。令蘇爾達軍照常防守。從之。裕親王等言。我使伊拉古克三齋。噶爾丹奏章還。其詞曰。伏蒙鑒照。下情普使安全。正在歡忭。謹上書。為永遠不絕之書信誓。又使人云。噶爾丹頃佛像設誓。

曰聖上即佛天。乞宥我罪。凡有諭旨。謹遵行。今往界上駐扎候旨。尋又據濟隆持噶爾丹誓書來。且述噶爾丹之言。我蒙王及皇子大臣見憐。我正歡忭云云。尋議噶爾丹不敢抗拒天威。設誓請罪。請准所誓。令出邊候旨。再檄裕親王等。仍俟噶爾丹出邊。另行請旨撤兵。許之。以勅諭噶爾丹。以噶爾丹雖降。人殊狡獪。仍派大兵備之。九月。免直隸順天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所屬並宣府被灾等處。二十八年未徵錢糧地丁。及二十九年上半年未徵錢糧。兵

部請弛養馬之禁。聽從民便。後之。十月諭曰。凡擬撰文章。係翰林官職掌。理當加意詳慎。克肖其人。何可意為輕重。今覽楊瑄所撰內大臣都統公舅舅佟國綱祭文。引用王彥章事蹟。極其悖謬。且見所撰祭文。每於旗下官員。多隱藏不美之言。於漢人則多鋪張粉飾。是何意見。並傳張英及撰文者。以從前姚文然魏象樞葉方靄祭文。與此祭文較看。尋准部議。編修楊瑄革職。發奉天入旗。當差張英。草去禮部尚書。仍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噶爾丹遁出汎界。具疏謝。

罪撤回裕親王兵及防守遵化州緣營兵。十一月。達賴喇嘛率西海諸台吉及噶爾丹具疏請上尊號。不允。信郡王鄂扎奏裕親王等既經戰勝不乘機剿滅及行文禁止蘇爾達等進兵之窮致寇逃遁。上從寬罰俸有差。

康熙三十年正月先是噶爾丹認罪立誓上書請降。上以噶爾丹狡詐宜發兵預備至是授都統瓦岱定北將軍往張家口都統郎談安北將軍往大同。聞噶爾丹劫掠墨爾根濟農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向青

海而去命陝西西安將軍總督等率兵於寧夏備之。二月策妄阿喇布坦及阿奴等遣使奏與噶爾丹交惡始末厚賜遣之。賜噶爾丹敕畧曰喀爾喀逃來人言汝厄魯特牲畜已盡無以為食人被疾疫死亡相繼其移近邊汛當加恩厚賜如決計入降益從優撫養云。四月上親巡察邊外蒙古編立喀爾喀七旗與四十九旗等。五月癸卯回宮。禮部會議會試應於南北中卷內再分江南浙江為南左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為南右直隸山東為北左河南山西

陝西為北右。四川雲南為中左。廣西貴州為中右。從之。大學士伊桑阿等以喀爾喀臣服。請上尊號。不許。七月。瓦岱言。臣等至克魯倫。哨探噶爾丹遁去已久。遂回軍。閏七月。川陝總督葛思泰疏報。臣差副將陳祚昌等哨探。至昌寧湖。有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弟博際將。往西海。遣喇嘛借名來言。請在昌寧湖牧馬。隨遣兵官。四面進剿。大敗之。殺蒙古兵五百餘。博際遁走。九月。免湖南三十年一錢糧。並漕糧。及山西陝西被災州縣錢糧。十月。免河南揚武等

二十三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及山西岳陽等八州縣。本年分蝗災額賦有差。免江南興化縣。本年分蝗災額賦。十一月。免陝西渭南等二十一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免河南滎陽等一十六州縣。本年分蝗災額賦有差。免陝西西安鳳翔被災等處三十一州。額征銀米。命山西省撥銀二十萬兩。解赴陝西賑濟饑民。免陝西寧州鎮原縣。本年分雹災額有差。免湖廣杭州等三州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免湖南昆明等十州縣。本年分水災

額賦有差。免直隸霸州等二十四州縣本年旱災額賦有差。十二月諭戶部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應輸漕米自康熙三十一年始於次各蠲十年。免直隸永清等五十三州縣衛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是歲人丁戶口二千二十六萬二千五百六十八。田畝山蕩畦地五百九十三萬二千六百八十四頃二十七畝有奇。徵銀二千七百三十七萬五千一百六十四兩有奇。米荳麥六百九十五萬二千八百一十一石有奇。草二百八萬三千四百六十五束。茶

十五萬七千四百五十三引。行鹽四百三十三萬五千八百六十引。徵課銀二百六十九萬七千七百五十一兩有奇。鑄錢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二萬一千五百十有奇。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午刻日食。命督撫等令各州縣積貯米穀。上御乾清門。取性理展閱。謂諸臣曰。律呂新書所言算數。專用徑一圍三之法。朕觀此法。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圍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於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

上之舛錯可勝言耶。因取方圓諸圖。指示諸臣曰。所言徑一圍三。止可算六角之數。若圍圓則必有奇零。理甚明顯。朕觀八線表中。半徑勾股之法。極其精微。可圓者可以方算。開方法耶。從此上至隔八相生之說。聲音高下。循環相生。復還本音。必須隔八。此一定之理。隨命樂人。取笛和瑟。次第審音。至八聲。仍還本音。又曰。筭數精密。即河道閘口流水。亦可筭晝夜所流分數。其法先量閘口濶狹。計一抄所流幾何。積至一晝夜。則所流多寡。可以數計矣。先是欽天監題

本年正月初一日辛亥日食。查占驗。有大臣黜近臣有憂語。諭大學士曰。自古不肖大臣正法者頗多。此皆係於人事。凡占候當直書其占語。今徃徃揣度時勢。附會陳說。可傳諭之。諭大學士等。前者進呈明史諸卷。命熊賜履校讐。賜履寫簽呈奏。於洪武宣德本紀。訾議甚多。朕思洪武係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辟。朕自反厥躬。於古聖君。亦不能逮。何敢輕議前代令主。若表揚洪宣。朕尚可指示詞臣。撰文稱美。倘深求刻論。朕不惟本無此德。本無此才。亦

東華錄 卷九
非意所思為也。至開創諸臣。若撰文臣事實。優于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為信史。爾等當知之。二月。以靳輔為河道總督。三月。侍衛阿南達報。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以絕糧窮困來降。尋率其子雲木春台吉來朝。四月。諭戶部。動支庫銀一百萬兩。速運陝西。以備散給軍需。賑濟饑民。上御瀛臺內澤豐園。澄懷堂。尚書庫。勅納奏曰。聞黑龍江。日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上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方。所以如此。十月。以陝西安等處

連歲饑荒。繼以疾疫。免所屬府州縣衛所康熙三十年地丁銀米。及從前積欠。諭大學士等。近日光祿寺奏。停荐新芽茶。朕思凡物解京。均於地方百姓有累。省一件。如去一病。凡有類於此者。俱宜停止。其各省慶賀表箋。每次遣官齎送。煩擾勞苦。尋議按期交與督撫。彙齊齎送。停遣官。十一月。工部覆江督靳輔言。高家堰加築小堤。中河挑濬河溝。增高遙堤。添造閘口。俱應如所請。上曰。中河甚為有益。靳輔欲挑濬河溝。加高遙堤。又塞張莊運口。修駱馬湖東西

石閘水漲之時開之使流水落時塞之使聚其言猶可至於高家堰外欲築一小堤此豈可且承受洪澤湖大水全惟高家堰是賴將高家堰之堤築之使其益堅則可其外築一小堤有何益哉倘高家堰之堤衝決一小堤能禦之乎此皆靳輔執其向時意見而行之也九卿議覆靳輔言於黃河西岸栽柳種草設立涵洞應如所請其挑濬河工引水淤塞堤下積水之處又引水淤墊邳州低窪之處應令該督議奏上曰黃河水勢湍近條而彼處深此處淺條而

船被阻淤變遷無定欲引黃河灌使淤平窪地事屬危險朕斷不敢輕信不准行

康熙三十二年正月差閱河工大學士張玉書等還以河圖進呈奏曰前諭旨所云小堤無益極是上曰朕揆之事理以為無益爾等所議甚當三月以秦省旱荒遣皇子允禔祭華山八月諭廣西四川雲貴四省俱屬邊地土壤硠瘠民生艱苦屢歲歷施恩卹廣西康熙十六年通省錢糧十七十八年民欠錢糧貴州康熙二十二年秋冬及二十三年春夏地丁

錢糧又貴州四川康熙二十五年未完及二十六年應徵錢糧雲南康熙二十七年以前屯地積欠錢糧俱經次第蠲豁茲再沛優恩所有三十三年四省應徵地丁銀米着通行蠲免廣西撫王啓元奏粵西武生甚少請停本年鄉試從之十月諭曰給事中彭鵬奏今科順天鄉試疏內有請朕親審語是謂諸大臣皆不可信矣雖彭鵬亦可信乎况治天下當崇大體如大小事皆朕一人親審則庶務由何畢理即依彭鵬所奏將徐倬等親問必將刑具取入宮內刑

具乃不得已而用者朕亦何忍見之彭鵬既係言官當勸朕寬大和平乃請親行刑訊朕寔不解也免陝西西安鳳翔二府被災州縣衛所三十三年地丁銀兩及江南六合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免山西沁州定襄武鄉三州縣本年雹災額賦有差免直隸順天保定河間真定四府屬三十八州縣本年額賦額賦有差免江南海州等八州縣衛及全椒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上曰鄂羅斯人材頗健從古未通中國距京師甚遠自

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即鄂羅斯之境。聞其國有二萬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即彼處。史載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記可考。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釁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耳。免山西蒲州本年水災額賦。十一月。諭大學士等。朕每日聽政。必於辰刻中御門。聞部院奏事大臣。每日於黎明時。齊集于

門外。久候方始入奏。迨奏畢。復各歸署理事。無乃過勞。朕觀大臣內有年及六旬者。亦有六旬以上者。此後於家中。各進糜粥。按時來奏。亦不遲誤。大臣節勞養體。亦可多為朕効力。數年。可傳旨令知之。免江南高郵等四州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以畿輔米價騰貴。嚴禁順永保河四府屬蒸造燒酒。免順永保河四府。三十三年地丁銀米。及歷年舊欠。十二月。免江南清河縣。本年水災額賦。諭大學士等。朕觀近日政務簡少。每日啟奏大臣。中年邁者。甚屬勞

苦自後年六旬以外大臣。令其量力。間三四日一來啓奏。至摺本內遇要緊事。朕有旨傳進。爾等方來請旨。若無朕旨。爾等將摺本彙齊。亦間三日一來啟奏。免湖廣興國江夏四州縣。本年旱災。江南泰州興化縣山西河津滎河二縣浙江餘姚等三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

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免山西平陽府澤州沁州所屬。康熙三十年三十一年未完地丁錢糧。及借賑銀米五十八萬一千六百餘兩。米豆二萬八千五百八十

餘石。四月。理藩院題。今年徧審外藩蒙古四十九旗人丁。共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七十有奇。內除隸公主郡主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等三萬一千五百九十六丁外。餘十九萬四千六百七十餘丁。三丁內著一丁披甲。應披六萬四千八百九十一甲。下所司知。賜第巴金印文。曰掌瓦赤喇咀喇達賴喇嘛弘教宣佛法王布忒達阿白迪之印。五月。步軍統領凱音布奏。新修天壇一帶沙路。應派兵着守。往來人止走西旁。勿行中路。上曰。脩葺道路。專以便民。不許

行走脩之何用。若云禁行中路。則看守之人必并
禁及兩旁。殊於行人不便。仍聽人照常行走。後若毀
壞。令步兵稍稍葺治。九卿議給事中彭鵬。參順天
學政兵部侍郎李光地。母故貪戀祿位。不請終制。應
將李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制。後之。諭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張英。翰林係文學親近
之臣。向因日講。時時進見。可以察其言語舉止。近日
進見稀少。講官侍班。不過頃刻。豈能深悉。著將翰林
院詹事府國子監官員。每日輪四員入直南書房。朕

不時諮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備擢用。閏五月。
諭大學士等。朕先慮翰林官雍滯。故用數人於部院
衙門。所用數人。學問皆優。如有翰林缺出。仍著開列
陞補。諭大學士等。初四日。召試翰林官於澤豐園。
在瀛出。理學真偽論。此亦書籍所有成語。熊賜瓚見
此。輒大拂其意。應擡之字。竟不擡寫。不應用之語。輒
行妄用。原任刑部尚書魏象樞。亦係講道學之人。先
年吳逆叛時。議奏發兵。象樞云。此烏合之衆。何須發
兵。昔舜誅敷文德。舜干羽而有苗格。今不煩用兵。撫

之自定與索額圖爭論成隙。後十八年地震時，象樞
密奏速殺大學士索額圖，則於皇上無干矣。朕曰：凡
事皆朕聽理，與索額圖何關？道學之人果如是挾仇
懷恨乎？又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而
各不相合。李光地曾授德格勒易經，光地請假回籍。
時朕召德格勒進內講易，德格勒奏言：光地熟精兵
務，其意欲為將軍授督。皇上若將光地授一武職，必
能勝。甚反覆奏請，爾時朕即疑之。德格勒又奏：熊賜
瓚所學甚劣，非可用之人。朕欲辨其真偽，將德格勒

熊賜瓚等考試。湯斌見德格勒所作之文，不禁大笑。
手持文章落地，向朕奏云：德格勒文甚不堪，臣一時
不能忍笑，以致失儀。既而湯斌出，又向衆言：我自
生以來，未曾有似此一番造謠者。頃乃不得已而笑
也。道學當以忠誠為本，豈有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
後又別作一等語者乎？今湯斌雖故，李光地、德格勒
現在也。又熊賜履所著道統一書，王鴻緒奏請刊刻，
頒行。學官高士奇亦為作序，乞將此書刊布。朕覽此
書內過當處甚多，凡書果好，雖不刻自然流布，否則

雖刻何益。道學之人。又如此務虛名而事干瀆乎。今將此等處。不過諭爾等聞知。朕惟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存之於心。此等人議論。又何足較也。尋議兵部督補左理事官熊賜瓚於文內用宗廟二字。不據寫。又妄用不應用語。顯係不敬。應革職拿問。旨免之。刑部等題。太監錢文才歐死民人徐二。上諭曰。凡太監犯罪。斷不可宥。朕觀古來太監善良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漸。迨其勢既張。雖欲制之。亦無如何。如漢十常侍。唐北司。甚至人主皆為所制。此非一朝一夕

之故。太監原屬陰類。性情與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動尚若嬰兒。外似謹厚。中實叵測。必人主英明。此輩始無由弄權。朕開明代諸君。將本章批答。委之其能免於舛謬耶。錢文才案。記之秋審。勿令倖免。七月。諭大學士和托輝特之根。敦戴青。擒厄魯特人至。供云。噶爾丹今年正月來京。於庫克朔東抗。幾爾查克地方居住等語。觀噶爾丹前進情形。當時因根敦戴青而來。來至土喇一帶。搶掠邊境之喀爾喀。亦未可定。可調寧夏歸化城及右衛之兵。循克魯倫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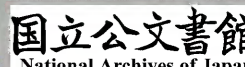
於土喇等處探彼消息尋授領侍衛內大臣費揚古
 郎談希福為將軍作速起程旋以尚書班迪無報似
 乎無事又聞噶爾丹有趨歸化城意令右衛兵回右
 衛歸化城兵郎談兵俱回歸化城駐防八月免廣
 東南海三水高要三縣本年水災額賦九月撤回
 郎談兵班迪奏安揀根敦戴青所屬四台吉三千
 餘口於伊魯戴青尋入覲授扎薩克多羅貝勒免
 山東邱縣本年水災額賦十一月免直隸安州等
 十一州縣三十四年地丁錢糧及江南邳州二十四

年至二十七年窪地民欠額賦十二月諭大學士
 閩浙總督朱宏祚大計疏內有閩省地瘠民佻語豈
 全省皆佻薄乎原任巡撫張德地署延綏時曾奏延
 安邊地并無可舉博學宏詞之人原任少詹事邵遠
 平奏南方之人皆輕浮不可用朕思賢才生不擇地
 南人豈盡輕浮二人所言甚不愜朕心因皆罷斥今
 朱宏祚又以謬言陳奏不合尋議宏祚降四級調用
 從之

三十四年乙亥正月諭大學士等興永朝前請大量

湖南田地有累於民否。治國之道莫要於安民。或有不肖州縣將田地竟未大量輒稱於田加賦者。亦未可定。安有加增田賦而全不累民之理。著湖廣總督吳璵詳察具奏。二月厄魯特噶爾丹遣使入貢。疏言使臣馬迪被害不獲詳知。難於覆奏。所云約地會盟之事。俟後奏聞。請將喀爾喀七旗發回。故王澤卜尊丹巴及土謝圖汗二人亦仍照前奏上賜勅責之。且云嗣後若仍怙非不悛。蔑視前諭。永勿上疏。遣使貿易。太和殿興工。三月免山西河津滎河二縣

本年分水衝田畝額賦。免福建閩清三縣三十三
 年水災額賦。四月初六日山西平陽府地震。臨分等十
四州縣房屋倒塌。人民損傷。尋停收本年錢糧。遣大
 臣賑恤。壓死大口給銀二兩。小口七錢五分。無力脩
 屋者。每戶銀一兩。六月總漕王樑疏奏。贛州衛千
 總楊奉等於漕船。裹帶貨物。上曰。王樑將漕船所載
 貨物。盡行搜出。棄置河岸。所行甚暴。從來未嘗禁帶
 貨。而漕運並未遲誤。今王樑禁止。而漕船至今未到。
 裹帶些微貨物。於事何妨。暴戾不但暴戾。凡事執拗。



宜令解任。七月，噶爾丹遣使上疏，仍如前奏，下勅責之。八月，上巡塞外，西安將軍博霽報，噶爾丹屬下回子塔什蘭和早等五百許人，過我三岔河汛界，總兵潘有龍擒解前來，請皆拘留，俟得噶爾丹確信，再行遣回。從之。先是，京城預備大兵，派為三隊，至是諭曰：聞噶爾丹有順克魯倫河而來之信，三隊兵應作速啟行，尋令副都統阿南達自甘州回西安，將軍博霽回寧夏。先是，密諭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曰：噶爾丹極狡猾，欲發兵，恐彼聞風遠遁，兵撤則

又復來，今噶爾丹遺爾書，可藉此遣人語云：我科爾沁十旗俱附爾，爾可前來誘至近地，於時朕親統大軍，風馳電擊，斷可滅矣。至是，沙津來朝，遣侍郎西同往，密授說之之計。尚書班迪報，送大兵報稱回至巴爾泰軍，遠望厄魯特兵，沿克魯倫河屯劄甚衆矣。上令增發兵一隊。安北將軍伯費揚古奏，臣親率大兵往回子部落蘇尼特等處駐劄，相機征剿。九月，上回宮。免直隸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四府三十五年地丁銀米。十月，以噶爾丹肆掠納木扎

爾陀音派西安寧夏滿漢兵從西路進京師兵從中路進乘雪而行到彼時塞草發青可以前進發沙木巴戴青墨爾根濟農并附近喀爾喀諸台吉之兵於諸處防守班廸報遣人至克倫魯河探得噶爾丹在戕格木爾布爾哈蘇秦度冬候雪後乃行約三百戶駱駝牛馬千餘絕無至羣毳幕敵壞諭議政大臣飭兵預備設彼於嚴冬妄進即行剿滅十二月己未朔日食免宣化府龍門葉縣三十四年三十五年額賦以霜災故也以山西平陽府地震赦天

下

三十五年三月丙辰

月晦也未知二十九或三十日

上親征厄魯特

噶爾丹大軍啓行先是噶爾丹自烏蘭布通敗遁後

仍侵掠我臣報之喀爾喀入巴顏烏蘭之地上密

諭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遣人約之噶爾丹果沿

克魯倫河而下掠喀爾喀納木扎爾陀音遂踞巴顏

烏蘭因命安北將軍伯費揚古為撫遠大將軍從歸

化城進發揚威將軍舒恕西安將軍博齊振武將軍

孫思克等由鎮彝取昆倫都一路俱於二月二十日

前後起程。此西路皆上自統中路大兵出獨石口將軍薩布素統盛京寧古塔黑龍江科爾沁兵沿克魯倫進
此東路四月乙巳二十上駐蹕西巴爾台。先是大將軍伯費揚古疏言。四月二十四日。可到土喇。二十七日。可到巴顏烏蘭。是以中路大兵整旅安行。期西路兵西路夾進。至是哨探人回言。厄魯特宴在塔爾幾爾濟。而費揚古奏至。乃云。於四月八日。至翁金口東進。兵初十日。自烏蘭厄魯幾起程。與將軍孫思克博齊一路前進。計本月三十日。可至土喇阿喇克山之西。

克勒河朔地方。來月初七。可至巴顏烏蘭。五月丙辰朔。上駐蹕拖陵布喇克。遣使同所獲厄魯特四人。賚勅書賜物。諭噶爾丹。我使回。偵知噶爾丹所在。壬戌。上躬率兵前行。諸軍以次進發。抵克魯倫河。噶爾丹知聖駕親來。大驚。盡棄廬帳器械。逃去。甲子。上親率前鋒兵窮追。噶爾丹倉皇遁走。沿途遺棄器物。丁卯。命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喀為平北大將軍。領兵追剿。上班師。駐蹕克勒河朔。癸酉。費揚古捷音至。言軍至。昭莫多。噶爾丹率賊萬許逆戰。自未至。

酉大敗之。剽殺三十餘里，斬首二千餘級，俘獲無算。殺噶爾丹之妻阿奴及賊渠甚衆，噶爾丹引數騎逃。出。六月初九癸巳，上還宮，明日行慶賀禮。七月，命內閣翰林院脩平定朔漠方略。九月，遣官送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及其子額爾克蘇爾磨歸國。初，阿卜都里什特為噶爾丹久拘，及噶爾丹敗，始脫身來歸。上賜銀幣遣歸葉爾羌。先是以淮黃交漲，遣員外郎倬奇閱黃河水勢，至是回奏中河北岸之堤未遭水患，其水已減六尺。上諭大學士曰：向朕逆

東華錄

料中河北岸之堤最為緊要，因命靳輔于成龍加意脩治。是以雖遇大水，得無妨害。歷年之水，無有大於今歲者。此番無害，似可永固。黃河之水，從雲梯關入海。雲梯關沙漲壅塞，水每為其所阻，以致退流衝決。今將淤泥挑濬河道加深，所以水得通洩，其利普矣。厄魯特格壘沽英塞桑等遣使請降。上巡行北塞，經理軍務。壬申啟行。伯費揚古報副都統祖良壁等敗厄魯特丹濟拉於翁金。辛巳，京師地震。十月，上駐蹕歸化城。厄魯特降人言噶爾丹於九月

二十二日。從枯倫百爾齊爾。向哈密而去。上諭乘此機會作速剽滅。着大兵即由內地前往。十一月。厄魯特布達里來降。奏稱噶爾丹見存千餘之兵。食用困乏。潰散及凍餓死者甚多。又火藥軍器潰亡殆盡。其寨桑諾爾布亦即日率眾降矣。未幾果來降。戊辰京師地震。冬至。遣噶爾丹使人格壘活英。還賜之勅諭。令親身來降。先是噶爾丹遣使納款。至是遣還。是日班師駐蹕黃河西界薩爾虎拖會。十二月二十日壬寅。上還宮。日命。東華錄卷九。

官版見本

